

季羨林散文全编

(修订版)

启功题签

第Ⅲ辑

季羨林……著 邓九平……编



季羨林散文全编

启功题签

第Ⅲ辑 (修订版)

季羨林……著
邓九平……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季羨林散文全编. 第三辑/季羨林著; 邓九平编. —修订版.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43 - 4023 - 8

I. 季… II. ①季… ②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5668 号

季羨林散文全编 (第三辑) 修订版

作 者	季羨林
编 者	邓九平
责任编辑	李晓霖
封面设计	亿点印象
版式设计	张智勇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71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469 (千) 字
印 张	29.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2 版 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4023 - 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季羨林散文全编



顾问名单

钟敬文	巴 金
赵朴初	张岱年
启 功	张中行
林 庚	冯亦代
陈 原	任继愈

序

钟敬文

“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这是古人的说法，我们无缘看见。但世界上第一流人物的生命形态，都不是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应无问题。王国维年轻时候，哲学思辨的天赋甚高；中年以后，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成就卓著；同时又擅长写诗填词，是大学者，也是大诗人。马一浮、陈寅恪也是学问好，诗也写得好。马的学问，很多都在诗里。陈写诗，为的是生命情绪的寄托。王的诗词写作，也有生命情绪自我调适的作用。季先生以北人治南学（南亚之学），学成西方而精通东方（东方之学）；学问好，人人都知道；散文写得好，却容易被忽略。其实他的文章一直伴随着他的学问，毋宁说也是他学问生命的一种形态。

季先生的散文写作开始于30年代，那时他二十多岁，就已经初有文名了。他游学在外，总是思乡怀国，尤其想念自己的母亲。这份眷恋家国的不解之情，使他感到莫名的孤独。排遣这种孤独的方法，就是写下自己的所思所念所感所怀，用奇妙的文字搭积情感的望乡台。年龄大了、老了，他还在思念、怀恋，包括无法忘记的岁月以及令人不能忘怀的人和事。情感的纽带把季先生和环绕着他的人情物事连接了起来，把今时今日和往时往日连接了起来。文字再

朴实不过，情感再真纯不过。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也许这就是诗评家所谓“诗缘情而绮靡”的缘故，而非刻意追求。刘彦和曾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词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季先生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季先生散文的特点：“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至少，这是我读季先生散文的感受，对与不对，还要请季先生和季先生的读者多多指教。

1998年7月5日

目 录



	序 钟敬文
1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28	哭冯至先生
28	我与《世界文学》
30	二月兰
34	我的书斋
36	应
40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43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45	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
47	养生无术是有术
49	怀念乔木
54	咪咪二世
56	我的小山
59	国学漫谈
63	新年抒怀
68	悼组绡
72	喜鹊窝
77	赋得永久的悔
82	韩国友人金九先生
87	郎静山先生
90	鳄鱼湖
95	曼谷行
95	华侨崇圣大学开学典礼
98	郑午楼博士
103	报德善堂与大峰祖师
106	东方文化书院和陈贞煜博士
110	奇石馆
113	我是个杂家
117	悼许国璋先生

我的朋友臧克家	122
我的怀旧观	124
1995 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126
读朱自清《背影》	128
二战心影	130
山雨欲来风满楼	130
抬眼望尽天涯路	132
柏林王气黯然收	133
听雨	135
寸草心	138
大奶奶	138
我的母亲	139
我的婶母	140
我的妻子	142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44
我眼中的张中行	149
汉城卮燕园	154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159
一个老留学生的话	161
回忆陈寅恪先生	165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174
我的“私心杂念”	176
人生到处何相似，应似鸿爪踏雪泥	179
我的第一位老师	183
三个小女孩	187
列国国情	192
漫谈梵文研究	194
人生漫谈	196
漫谈撒谎	201
谈中国精神	204
颂海宴堂	207
语言与文字	208
容忍	210

	212	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230	我同澳门的因缘
	233	恭贺新禧
235		血浓于水——《中国的声音》主编寄语
	236	走向天人合一
	238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240	漫谈吐火罗文
	242	拿来和送去
	244	学外语
	248	文章的题目
	250	傻瓜
	252	鉴往知今
254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256	中餐与西餐
	258	我们面对的现实
	261	活思想
	265	广义的散文
	267	宗教
	269	漫谈消费
	272	生命的价值
	275	老马识途
	277	三思而行
279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
	281	我认识的黛云
	283	回忆汤用彤先生
	290	听雨
	291	毁誉
	293	在病房中
	296	白衣天使
	298	颂中华民族故土园
	299	回头看看
	303	论包装
	305	论广告

谈所谓“老龄化社会”	307
谈中国舞蹈	309
清塘荷韵	312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315
我读《蒙田随笔》	317
真理愈辨愈明吗?	321
长寿之道	323
作文	325
爱情	329
我看北大	333
我和北大	336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340
学人寄语	344
我的学术总结	346
一、本书的写法	347
二、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347
三、我的研究范围	348
四、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	
——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349
五、我的义理	350
六、一些具体的想法	351
七、重视文化交流	353
八、佛教梵语研究	353
九、吐火罗文	359
十、《糖史》	361
十一、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363
十二、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364
十三、我的考证	365
十四、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366
十五、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367
十六、满招损, 谦受益	368
十七、没有新意, 不要写文章	370
十八、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372

- 
- 372 十九、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
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
- 373 二十、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 376 漫谈书院
- 378 世态炎凉
- 380 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现代化
- 381 中国历史必须重写
- 383 谈人的素质（节录）
- 389 我的学术回札（节录）
- 389 一 发轫阶段
- 397 二 负笈德意志
- 420 三 回到祖国
- 447 汉语与外语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 20 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21 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可以说是与 20 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 20 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 20 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 1911 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

清花浪雲直書
情解是正行和意是正
之品好為同野老話家常



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样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

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話，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

清花溪雪堂直學士
情解是正行和意與之
之品好為同野老話家常



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译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

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乱，鸡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

清花溪
情解
三石
行和
意之
士
常



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两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